

# 我的“演奏家”之梦

初一(4)班 薛昀昊 指导老师:唐铭

我的手指灵活地在琴键上飞舞,美妙的琴声从我指尖流淌出来。

我仿佛进入了一个音乐花园:小草跟着音乐左右摇摆;蝴蝶也展示了它“春之舞者”特有的魅力;小溪发出“叮叮咚咚”的响声,仿佛在应和着我的节奏……一曲完毕,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在我耳边响起,将我的视线从琴键上移开。

我转头一看,台下成百上千的观众正在热烈地鼓掌,有的甚至站了起来,我仿佛还看见了他们赞许的目光,这让我十分激动,这不正是我练琴以来最大的梦想吗?今天终于实现了!我的辛苦没有白费!

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了一个我之前刻苦训练的片段:

“爸爸,我今天可不可以不练琴啊?”

“不行,琴就是要天天练,不然你怎么上台表演,去实现你的梦想呢?”

我一次次带着哭腔的哀求,换来的却是爸爸更严厉的训斥,于是我只能乖乖地去练琴。

春天,别的小朋友在公园里追逐嬉戏的时候,我在刻苦地练琴;夏天,别的小朋友在吃着冰激凌的时候,我在挥汗如雨地



练琴;秋天,别的小朋友躺在沙发上看动画片的时候,我在孤独地练琴;冬天,别的小朋友在和大人一起吃着热乎乎的火锅的时候,我仍在不停地练琴……练琴的过程是辛苦的、枯燥的,然而,当我练成一首首曲子,美妙的乐曲从我的指间流淌出来时,我却一次次感到了开心与满足……

是啊,如果没有这样刻苦的训练,怎么可能得到台下那么多观众热烈的掌声呢?我这几年刻苦的训练和辛勤的汗水没有白费,我终于实现了我的“演奏家”之梦,我终于成功了!

嘀铃铃——一阵急促又

刺耳的铃声在耳边响起,我睁开眼睛一看——咦?我正躺在床上,一旁的闹钟正在不停地响着。我一下子清醒了:原来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梦啊!我只是在梦中实现了我的“演奏家”之梦!

这时,我感到了些许失落和遗憾。

不过我转念一想,虽然这只是个梦,可是它却给了我无穷的启示和无限的动力,让我明白只有坚持不懈,勇于面对人生的挑战,勇往直前,才会取得人生的辉煌。

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,穿上衣服,径直奔向那架静静地立在墙角等着我的钢琴……

# 我的老师

上海中学高一年级 董宸

就是这儿,就是这儿,从记忆中搜寻出来了——这儿是我读了五年书的学校。除了校外一排满脸愁容的老黄角树,学校都困在了墙中。我还清晰记得,音乐教室里那后排放整齐的乐器。每想到这些,我就不禁想到了我的老师——杨老师。

杨老师是我小学四年级时的音乐老师,回忆起他时,眼像是被暖色糖纸蒙住了似的,恍恍惚惚,却又清晰映现,温馨跨过时空再度传来。

杨老师是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的,很有才华,小学里的所有乐器都会演奏。他对二胡情有独钟,按他的话说:“民族文化是绝不能弃了的。”偶尔,杨老师在上课时会教我们唱京剧,待我们好不容易能唱两句了,他便为我们伴奏,我们边唱边玩,有时连自己都听不下去了,可杨老师总认真地拉着京胡,摇头晃脑的,定要待一曲完后才抹一把额头上的汗。

高兴的时候,他会弹钢琴或拉二胡,钢琴曲目是不固定的,大多我都忘却了,只记得一首之后我也热衷于练习、演奏的《梦中的婚礼》了。倘若拉二胡,定有首叫《赛马》的,照例是半闭着眼,挺得笔直,摇头晃脑地拉,曲毕,很正规地鞠躬,谢幕,可掌声却稀稀拉拉。

我学的乐器是钢琴,上社团课时是必要去杨老师那儿报道的。老师很严格,有学生一不认真就一巴掌下去,却不真打,而是把左手放着,用右手去拍左手。“啪”的一声,很是响亮。虽然如此,可在他课上我总很认真。老师对我很好,和其他老师不一样,不把我当“小朋友”,见面还和我握手。记得第一次在校外见着他,老师忽地把手伸出来,要握手的样子,我有些措手不及。在记忆中,杨老师这样的大人是不同我握手的,我慌忙伸出手,他的手把我的手包住,我的手告诉我,杨老师的手很大,很暖……

之后,便毕业了,再也未见过杨老师。我总在曲谱中翻找老师曾经弹奏的曲子,每每找到,便一阵兴奋,好似得了什么精神上的洗礼。从曲子中仿佛再一次感受到了杨老师的精神。总弹不出那样的味儿,可每弹一次,便感觉感受到了老师的音乐的灵魂,好似又看到了摇头晃脑,严肃鞠躬的杨老师。



【她说】

## 蒋方舟:想从“典型青年”变成“非典型青年”



“我最想写的是他人,是这个当代社会的群体现象,而不是自己。”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,曾有着“天才少女”之称的作家蒋方舟推出自己的小说集《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》,小说集收录了9个互有关联的故事,从某种意义上说,也能当作长篇来看。蒋方舟笑嘻嘻地说,希望读者看后能觉得该书出自一个三十多岁乃至四十岁人的手笔,“早先写长篇还是在学生时代,但是经历了毕业工作之后,觉得最值得描述的还是当下社

会,其中的重中之重又是心境微妙的中年人,所以短篇小说选择了这样的视角。”

在过去的很多年中,蒋方舟一直罩着“天才少女”、“美女作家”的光环生活,尽管堪称年少成名,但蒋方舟却连连表示,“非典型青年”才是自己想要表达的标准,“几乎每次上台介绍我,都被当作一个成功典型,但我内心对这些有着非常不屑认同的一面。我想从一个典型青年变成一个非典型青年,不希望出现在大家面前永远是被称为‘最年轻的某某’之类。”